

學言

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

二〇二三年十月三日

第三十六期

《學言》目錄

齊家學：新六藝的精神開展

唐霍《論語》之道：繼承與開新

本會通告.....	1
許志毅：第五講：相見以禮（中）.....	1
陳健恩：霍學《論語》十一：仁是性情，仁是動力（二）.....	3
記南京文化之旅（二）（許志毅）.....	4

本會通告：

本刊第三十四期，陳健恩副會長在《人生，就是一場文化之旅》一文中，詳述了南京文化之旅的一些片段以及三次研討會的精華，接下來四期，我們再以《記南京文化之旅》記述當中情況向大家報告。



第五講：相見以禮（中）

許志毅

三、生日會中如何表達尊重之情呢？

從上文的描述去了解，志強只是一廂情願的要舉辦這個生日會，其實並沒有了解到漢明的意願、他的心理狀態、他的想法，純粹是志強自己主觀上希望漢明得到“驚喜”。

原來漢明的母親當天昏迷進了醫院，還沒有甦醒，所以漢明處於一種非常擔憂的情緒之中，根本上難以開懷地去慶祝生日。當時他一方面是被突如其來的安排嚇一跳，不知所措，另一方面心為母憂，你叫他如何去接受朋友的慶祝呢？

志強為漢明辦生日會，是本於對對方的尊重之情。若能返回這一點心，便會很自然的在乎對方的感受、重視對方的想法，若能如此，在舉辦活動之前，便會很自然地會希望讓對方知道情況，然後與對方交流，看看對方是否能接受相關的安排，又或者是作出適當的協調等，然後在互相明白、互相接受的情況下，按照恰當的客觀形式去進行該活動，這樣才是真正地表達尊重之情。人想對對方好、尊重對方，除了有主觀的意願以外，還須要有客觀上共同認可的想法與形式。這些客觀上共同認可的想法與形式，就是有關分寸上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發乎情，止乎禮”，即使自己是出於真心對待別人，但是還要有恰當的分寸、適當的客觀形式的。

可是，志強卻太過“一廂情願”，其情尚未能夠真正通達於對方，而只是困在個人主觀的思想世界之中。也就是只有主觀之想法，而沒有在客觀上與對方相通。因此原本是志強想對對方好的事情，最後卻變成為志強按照自己的個人主觀意願去要求對方的活動。此正正是我們在今天社會中，看到很多人與人相處之間的情況，大家明明是想對對方好的，可是最終卻鬧出不愉快的原因——原來很多人都沒有真正的跳出自我世界，只是以自己的想法去行動，失去客觀的、恰當的分寸，過猶不及。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看到現代人真是很“失禮”，沒有真正懂得禮節，因為常常困在自我的世界裡面，情沒有真正的通往別人，更遑論尊重別人了。當然，你也可以說漢明不懂得尊重對方，即使當時自己是有苦衷，也可以大方的讓志強知道，那就可以讓志強思考作出應變。

四、生日會更深刻的意義是什麼呢？

現代人對於慶祝生日的想法，總是希望透過生日會給對方驚喜。其實“驚喜”只是一種“心理上、感官上的刺激”、“受寵若驚”等的感覺，也就是說“驚喜”只是一種滿足心理本能欲望的方式罷了，跟玩“笨豬跳”、看一套官能刺激的電影的意義是差不多的，最多也只能引起一下子的刺激，但事過情遷，很快就會淡忘，談不上有什麼深刻的意義。

畢竟這也是今天流行的一種慶祝生日方式或“儀式”，我們如何增加當中的價值意義呢？如何在籌備生日會的過程中，恰當地表達尊重之情呢？

五、如何在流俗當中讓辦理生日會變得有更深刻的意義？

其實志強在舉辦生日會之前，可以先跟漢明了解具體的情況，若客觀條件許可，才籌備舉辦生日會也不遲。當然，如果想要給對方驚喜，志強也可以利用“旁敲側擊”的方式暗地裡了解對方的情形，這須要我們動腦筋、靈活變通，那麼就可以一方面尊重對方，一方面給到對方驚喜。

其實生日是有更深層的意義，而不只是吃喝玩樂的。一個生命的誕生，是從無到有。從無到有，就是一種“創造”。是誰創造我們呢？這個問題，可以去到高層次的哲學、宗教討論，但是從現實的人生來說，我們的生命就是由父母所創造的。生命是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中，無論先天的條件是如何，人還是可以透過後天的努力，讓自己的生命變得更有意義，這才是生命的莊嚴所在。所以在生日這一天，我們要感謝創造我們生命的父母、感謝在生命中對我們有幫助的人、有啟發的人、有支持的事物；也要自我反省，自己是否有珍惜生命、努力奮鬥，讓自己的生命得到成長？

傳統上，生日（壽宴）是為長輩、老人家而設的，因為他們年長，一生不斷為後代、為社會付出了很多，我們作為後輩的，便應該在他們生日時表達感謝，乃至給他們一種肯定，讓他們感到安慰；甚至對他們表示尊重，重視他們的人格精神，以他們為學習榜樣。

你記得父母的生日日子嗎？你又知道你的祖父祖母的生日是何時嗎？不要只是顧着自己的“生日快樂”，卻忽略了父母、長輩們，做人不要忘本！

（下期待續）

霍學《論語》十一：仁是性情，仁是動力（二）

陳健恩

我們繼續要留意這兩句話：

「孔子的學問一直有一個主題，就是人的成長」（頁114）

「為甚麼要把自己的生命局限在這裡」（頁114）

瓶頸的本來面目

我們只可依賴今日自身的素質來思維，這不就是局限，就是今日生命的瓶頸位嗎？但人們就不願承認，反而會努力、會掙扎、會不服輸、不向命運低頭，要證明自己不只是這樣。這股動力，真包含著古今對生命了解的大學問所在。

「我們看見很多人都很有氣質，但往往都很自我。」（頁98）

「正因為自我太強，有時甚至使自己走入歧途。」（頁98）

這股動力，不認輸的動力，首先就由生物的本能去發動。動物界中，爭奪相鬥，都很容易表現出這股動力。我們也發現，同一類動物，所表現出來的情況與狀態，也十分不同。有些會進取些，有些隱匿一點，有些會較急迫，有些則較有耐性。我們發現，這股動力及表現方式，在我們人類都有，現代多名為性格，而中國傳統則稱「氣質」更佳。因氣主動力意義，質有類似性格意義。又因天生而來的，屬本性的一種，可統稱為人的「氣質之性」。

既然是本性，人就不能問，因為它天生伴隨著生命而有，人是不能從後天決定的。某些氣質，在某個時代，可能十分之有用，自己亦因而獲得不少好處，也令很多人羨慕。但要指明，氣質之性的力量，不像饑渴所產生的生理力量，是源於自我心理上的「不服輸」。

這股心理動力，可能是協助動物能繼續生存的一種內在動力。所以氣質之性，或許是一種「心理」類的本能，有別於一般生理本能。但它的目的都是一樣，都是為了保護生物個體，在自然界中能夠繼續生存。所以必以「自我」的生存，以作為一切的大前提。

令先賢憂慮的，不是如何增強當中的意志，表現這股「不服輸」的動力，而是它有機會令人所謂「走入歧途」。歧途也是途，歧就意謂可能不會容易自覺到。依個人氣質的力量，去思考、去判斷、去解釋、去證明、去實踐、去爭取，能得到很多的社會成就，能運用很多的文化內容。這是努力之途，這是成功之途，這是讚賞之途，這也可以是對社會有貢獻及公益之途。這是實情，不可說不真，亦可以很美。

你會問，這有問題嗎？人人導向這條路，會有問題嗎？在個人、在家庭、在社會、在人類未來，會有問題嗎？氣質之性的鼓吹，甚至「大聲發洩，敢愛敢恨，死而無悔，而稱作『真性情』」（頁99），有大問題嗎？很多人會問，我為了自己，是錯的嗎？

這不是錯的問題。這是瓶頸位。先賢的努力，就是突破這個局限！（下期再續）

記南京文化之旅（二）

許志毅

第二回：仁山刻經護斯文，家教智慧在唐門

8月18日一早，我們到達金陵刻經處，其位置就在南京秦淮區。有關刻經處之歷史，可參閱健恩兄《人生，就是一場文化之旅》（《學言》第34期）。楊仁山居士所揭櫫之近代中國佛教復興運動，乃至後來之唯識思想研究風氣，須放在整個中國近代史的背景下去了解的。當時中國屢屢戰敗、落後、積弱、貧窮，頻臨亡國，國人對傳統文化失去信心，有識之士都希望能在文化上做工夫，以提升國人之素質，特別是在守護傳統文化、抗衡或涵攝西方思想方面，都是很多讀書人想落實推動的。仁山居士一生之付出，表面上是弘揚中國佛教，實際上是以“中國佛教思想作資源來守護傳統文化”。在此艱難之時代，其精神令人敬佩。仁山居士囑咐後人“經版所在，即靈樞所在”，故其陵墓即建於刻經處中。金陵刻經處非公開參觀，故沒有煩囂的人流，我們列隊於仁山居士靈前，默默的凝視其墓，誠心所至，在肅穆的氣氛中，我們感受到仁山居士仿佛就在刻經處每一個角落，督促大家趕印佛經、指導大家研習經典，要為國人之生命成長、為守護傳統文化而努力奮鬥，此精神深深打動我們的心，激起深沉的力量；“仁山居士，我們深受你精神的感召，自當為吾中華文化的傳承克盡己任！”此即健恩兄於文中所言“古老建築與文物遺址，會散發一種無聲的氛圍，起著一種社會教化作用”、“歷史上的人格典範，都能產生一種強大的社會教化力量”之謂也。

晚上在《唐君毅先生的家庭教育》研討會中，我們嘗試從唐先生的家庭教育中提出一些比較具體針對現代問題之點滴以回應昨晚所帶出之人才培養及家庭教育之基本要義問題。



現代人深受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科學精神等所影響，非常現實、思想狹隘、事事講利益效果。是故今天的家庭教育之內容貧乏，本身並沒有甚麼高貴的精神理念，只是隨著個人喜好、社會之庸俗潮流而轉，甚至家長因遷就孩子的心理需要，只一味順著孩子的要求而去，甚至變成溺愛。這樣，下一代又怎有可能成才？

唐先生家中設“天地祖先聖賢”之神位，每天上香供奉。天地代表一超越、客觀的道理世界，例如，我們常常說“上天是有公道的”，此給到我們一精神信念上的根據。祖先與我們有親，他們的奮鬥、付出，為我們開闢了一美好的世界，他們亦透過自身的實踐、堅持，傳承一種家風理想，讓我們可以一代一代的跟隨，此給到我們一理想傳承上的根據。歷代聖賢，為文化、為人類付出，其修養內涵成為我們人格典範上的根據。有一次唐先生的女兒犯錯，他很生氣，著令女兒跪在牌位前，自己面對“天地祖先聖賢”痛哭自責沒有教好女兒。原來家庭教育不只是現實上的訓令，更有超越的精神信念、理想傳承與人格典範的深刻根據，對我們的支持力量非常深厚。

唐先生年輕時雖然家境清貧，但是其父親迪風公仍樂善好施。唐先生身為長子，除了做學問以外，更努力養家，供養弟妹，而且亦會盡力幫助親友。唐先生後來在中文大學任教，待遇改善，他更習慣每年把餘下的錢，分配送給親友及有需要的人。有一次，當他把餘錢分配好之後，友人因要送兒子到美國讀書欠缺盤纏而尋求唐先生幫忙，於是唐先生左右盤算，終於騰出五百元（相當於今天的一萬多塊錢）給友人應急。唐先生認為人擁有財富，該以財富“成就人文價值、幫助有需要的人”以使財富創造更高之價值，而不要自私地只顧個人受用。人能如此，眼光便會遠大，能有公有私，不會小家小器。

唐先生的母親教子甚嚴，父親則給孩子很多空間。唐先生兒時常被稱讚聰明；年輕時又因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常與父親爭辯學問，甚至若無人子之狀。

畢竟其父母如何教養唐先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